

汪容甫文集

汪容甫文箋

古直选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

中國近代印刷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750 字數40,000 開本850×1108 1/32 印張2 $\frac{7}{8}$ 插頁2

1958年4月北京第1版 195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0000 冊

定價(6)0.32元

出版說明

汪中，字容甫，江蘇江都（揚州）人。他生活在清乾隆年間（一七四三——一七九四年）。據『清史稿』、『汪中傳』：『五十九年（乾隆）卒，年五十一』語上推。這是我國近代史上一個文風鼎盛的時代。汪中『討論經

史，權然疏發，挈其綱維』，王念孫『述學序』。爲當時學術界所推崇，譽爲『識議超卓，唐以下所未

有』。王引之『汪中行狀』。他自己也以『才力所詣，各成其學，雖有講習，不相依附』自負。見汪中『大澆故候選知縣李

君之寫作方面，他更是獨樹一幟的：『爲文根柢經史，陶冶漢魏，不沿歐曾王蘇之派』，王引之『汪中行狀』。

而『長於諷諭』，包世臣『藝舟雙楫』、『汪中傳』。『凌轢一時』。阮元『述學序錄』。佩服的人至以爲『驚心動魄，一字千金』。

杭世駿『袁龍船文序』。這些評價，有的不免過高。然而，他的著作『述學』六卷，却是一生治學的總結：

研究經史，確有一些前人所未及的新見解，對於某些封建禮教和迷信，敢於大膽駁斥，在當時總算是難能可貴的。至於爲文的『狀難寫之情，含不盡之意』，李詳『汪容甫先生贊序』。較當時一班專門

形式上模仿唐宋人家法的古文家，實在高出一籌。今天我們讀起他的文章來，也還覺得詞安氣雅，流麗動人，足以說明他在這方面的成就。當然，汪中既生活在近兩百年前的封建社會

裏面，和許多前代作家一樣，作品中具有封建主義世界觀的成分，以及從封建的道德觀念出發來批判事物的錯誤觀點，是在所難免的。

他出身很孤苦，貧到無心上學，也買不起想讀的書，只得『助書買書於市』，〔清史稿〕

偷空自學。二十歲時候，補了一個縣學附生（秀才）。其後，絕意進取。一輩子過着『俯仰

異趣，哀樂由人』

汪中『經舊苑弔馬守真文』。

的做幕客和賣文章的屈辱而清苦的生活。大抵汪中生性亢

直，平日『疾惡如風』，

王念孫『述學序』。

又『恃才傲物』，

江藩『漢學師承記』：『容甫恃才傲物，宜爲時所嫉。』

不能下人，

給自己惹過不少麻煩，至於有生命的危險。他的學友們盧文弨等祭他的文中說：『不恕古人，指瑕蹈隙；何況今人，焉免勒帛！衆畏其口，誓欲殺之；終老田間，得與禍辭。』應該不是泛泛無所指的。他的被侮辱和迫害的一生，特別說明在他的『自序』一文裏面：比於劉孝標而有四同五異以爲『九淵之下，尙有天衢，秋荼之甘，或云如薺。』封建社會比較自好的文人遭際的悲哀，可以概見了。他的全部作品，就是在這樣一個生活基礎上完成的。他死時五十一歲。著有『述學』內篇三卷，外篇一卷，補遺一卷，別錄一卷。

這部『汪容甫文箋』，是古直先生早年對『述學』六卷的一個選本。會由中華書局用聚

珍版刊行。共選汪文一十五篇，加以校注。煩簡之間，注文較爲得體，疑義僻典，也有所申釋，且每能糾正原文用事的錯誤。內『卷之中』所收四篇，系承用李詳（審言）舊注，而有所增補。這次本社根據中華本重印出版。全書又經古直先生做了若干必要的校、補、訂正、圈點工作，但內容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動。編排方式，以至書名，都仍舊觀。選收的一十五篇文章，大抵包括了所有傳誦人口的汪作名篇，比較可以看出原作者的思想、藝術的一個基本面目，雖然於作者討論學術之作並沒有收入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汪容甫文箋叙錄

易曰、修辭立其誠。詞賦之文、易於滅質、然若離騷、天問、招魂、~~訂謂~~河漢無極矣、而史公讀之、方且以爲可以日月爭光、則知其志苟誠、雖唐大雅之辭何害。後世文士、徒斷斷于奇耦數、顧鮮致意于此、所謂焦明已翔于寥廓、而羅者猶視乎戴澤也。窮則反本、則汪中容甫生焉。今觀其廣陵對、哀鹽船文、自序、弔黃祖等篇、至誠激發、溢氣全涌、形貌不同、而皆合于小雅離騷之致。文質彬彬、然後君子、夫惟大雅、卓爾不羣、容甫謂之矣。余少好述學、珍爲祕玩、朝夕諷誦、若將通神。嗣見李審言先生容甫文箋四篇、益用心喜、踵而爲之、聊以自娛、十載以還、積稿且盈寸矣。今夏遁暑太乙村中、同邑謝仲晦自海上來就、仲晦亦嗜汪文、良夜坐談、偶然及此、則大喜過望、亟願助余理董。余亦以容甫奇辭奧旨、不宜終祕、茲所采拾、誠未旁皇周洽、然一隙之明、固當愈于無覩也。

輒徇仲晦之請、理出數篇、李箋精審、亦並入焉。至于文之佳處、百年以來、得之者亦多矣、略輯如後、以備叙錄云。

王懷祖述學序曰、容甫澹雅之才、跨越近代、其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、淵雅醇茂、無意摩放、而神與之合、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。當世所最稱頌者、哀鹽船文、廣陵對、黃鶴樓銘、而佻篇亦皆稱此。蓋其貫穿於經史諸子之書、而流衍於豪素、揆厥所元、抑亦醞釀者厚矣。

劉台拱容甫傳曰、所爲六朝駢體文、哀感頑豔、志隱味深、無近人規模漢魏、排比奇字之失。又容甫先生遺詩題辭曰、爲文鈎貫經史、鎔鑄漢唐、卓然自成一家。

王伯申容甫先生行狀曰、儀徵鹽船厄於火、焚死無算、先生爲哀鹽船文、杭編修世駿序之、以爲驚心動魄、一字千金。朱文正公提學浙江、先生往謁、答述揚州割據之迹、死節之人、作廣陵對三千言、博綜古今、天下奇文字也。畢尙書沉、

總督湖廣、招徠文學之士、先生往就之、爲撰黃鶴樓銘、歛程孝廉方正瑤田書石、嘉定錢州判姑篆額、時人以爲三絕。爲文根柢經史、陶冶漢魏、不沿歐曾王蘇之派、而取則於古、故卓然成一家言。

阮芸臺述學序錄曰、汪中、字容甫、孤秀獨出、凌轢一時。心貫九流、口敝萬卷。鴻文崇論、上擬漢唐。劉焯劉炫、略同其概。

包慎伯藝舟雙楫曰、容甫之文、長於諷諭、柔厚豔逸、詞潔淨而氣不局促、江介前輩、罕與比方。

李審言先生汪容甫先生贊序曰、容甫孤貧鬱起、橫絕當世。其文上窺屈宋、下揖任沈。旨高喻深、貌閑心戚。狀難寫之情、含不盡之意。可謂魏晉一貫、風騷兩夾。

章太炎先生薊漢微言曰、今人爲儷語者、以汪容甫爲善。彼其修辭安雅、則異於唐。持論精審、則異於漢。起止自在、無首尾呼應之式、則異於宋以後之制科策

論。而氣息調利、意度沖遠、又無迫窄蹇吃之病、斯信美也。
民國十三年、歲在甲子、秋九月、梅縣古直謹錄。

目錄

汪容甫文箋叙錄.....一

卷之上

廣陵對.....一

黃鶴樓銘并序.....二〇

漢上琴臺之銘并序.....二五

經舊苑弔馬守貞文并序.....二七

秦伯廟銘并序.....三一

浙江始祀先蠶之神碑文并序.....三五

卷之中

自序.....四一

哀鹽船文并序	四
弔黃祖文并序	五
狐父之盜頌并序	五

卷之下

大清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并序	六
大清故高郵州學生賈君之銘并序	六
大清誥授通議大夫湖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馮君碑銘并序	六
大清故吳縣儒學教諭喬君墓碑并序	六
畢尚書母張太夫人神祠之銘并序	六

汪容甫文箋卷之上

廣陵對

直案、汪喜孫孤兒編先君學行記曰、歲丙午、朱文正以待郎典江南試、以不得先君爲惜、先君上書于言謝之、文正尋督學浙江、先君謁諸錢塘節署、答述揚州割據之事、死節之人、作廣陵對三千言、先君自謂屬思精卓、王侍郎引之撰行狀、以爲博綜古今、天下奇文字也、江藩漢學師承記曰、廣陵對博徵載籍、貫穿史事、天地間有數之文也、

乾隆五十二年正月、中謁大興朱侍郎于錢塘。

李審言先生曰、朱文正公年譜、乾隆五十一年六月、奉命主江南鄉試、八月、命督浙江學、直案、侍郎名

珪、字石君、諡文正、

侍郎謂中曰、余先世籍蕭山、本會稽地、今適奉使于此。嘗覽朱育對濮

陽興語、憲其該洽、度後之人不能也。

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曰、山陰朱育、少好奇字、仕郡門下書佐、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、言次、問、昔聞王景興

問士於虞仲翔、未覩翔對、書佐寧識之、育對曰、昔初平末年、王府君以淵妙之才、超遷臨郡、思賢嘉善、樂采名俊、問功曹虞翻曰、聞玉出岷山、殊生南海、遠方異域、各生珍寶、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、舊多英俊、徒以遠於京畿、含香未越耳、功曹雅好博古、寧識其人邪、吾子咨于故實、

國語周語、樊穆仲曰、魯侯賦事行刑、必問於遺訓、而咨於故實、而多識前言往行、

易曰、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、以畜其德、亦可以廣陵之事諭余乎。

毛詩箋、說、對曰、中幼而失怙、未更父兄之

訓、長遊四方、又有昏瞶之疾、

國語吳語、有眩瞶之疾者告、書曰、下民昏墊、傳、言下民昏瞶墊溺、容甫患怔忡、故云昏瞶、見漢學師承記、故書雅記、

方言、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、戴震疏證、謂舊書所常記故習之語、案、故舊同訓、故書即舊書也、

知、知而不言不忠、秦策、張儀說秦王曰、弗知而言爲不智、十不闕一、何足以酬明問。抑聞、不知而言不

迎日推策、史記封禪書、黃帝得寶鼎神策、是歲己酉朔旦冬至、得天之紀、終而復始、於是黃帝迎日推策、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、五帝本紀、黃帝獲寶鼎、迎日推策、集解、瓚曰、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、故曰迎日、索隱、神策者、神書也、黃帝得寶以推算歷數、於是逆知節氣日辰之將來、故曰推策迎日、禮記、曲禮、筮爲筮、注、筮或爲蓍、正義、謂蓍爲筮者、以謀筮爲義、言用此物以謀於前事也、筮策同、分天以爲十有

二次、周禮、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、所封封域、皆有分星、以觀妖祥、後鄭注、玄謂大界則曰九州、州中諸國之分域、於星亦有分焉、其書亡矣、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、非古數也、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、星紀、吳越也、

玄枵、齊也、姬晉、衛也、降婁、魯也、大梁、趙也、實沈、晉也、鶉首、南斗牽牛、是爲星紀、爾雅、星紀、斗牽牛也、郭注、牽牛斗者、日月五星之所終始、七政會焉、書曰、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、布算者於是乎託始、司馬遷續漢書律歷志、太初曆、冬至日在牽牛、初者、牽牛中星也、古黃帝夏殷周、冬至日在建星、即今斗星也、又云、斗之二十一度、日在焉而冬至、故曆始冬至、日月積閏之數、皆自此始、明史天文志、今始斗牛者、以星紀爲首也、古言天者、皆由斗牛以紀星、故曰星紀、而後歲月日時、咸得其序。揚州之域、是其分野、漢書地理志、吳地、斗分野是之取耳、

陽、豫章、廬江、廣陵、六安、臨淮郡、盡吳分也、自漢以來、或治歷陽、或治壽春、續漢書郡國志曰、揚州歷陽侯國、刺史治、又曰、揚州壽春、漢官云、刺史治、又吳志

孫策傳曰、揚州舊治壽春、或治建業、吳志孫權傳曰、徙治秣陵、改秣陵爲建業、而廣陵卒專其名、直案、史記六國表曰、楚懷王十年城

孫廣陵通典跋曰、揚州自漢以來、僑置郡地、或在歷陽、或在壽春、或在建業、廣陵卒專其名、是故放地志者、當先攷土斷、其占應之。昆侖之山、實維西極、禮書

禮樂

禮樂

禮樂

禮樂

禮樂

志、天馬徠、河出其北、江出其南、自麗江至于高關、其距八千里、萬折而東、夾廣

陵以入于海、

爾雅、河出崑崙虛、色白、所過渠并千七百一川、色黃、百里一小曲、千里一曲一直、史記大宛傳、河源出于真、其山多玉石、采來、天子案古圖書、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、案、解放後重新勘查河源、

實出雅合拉達合山、漢書地理志、瀚氏道、禹貢崑崙山、在西徼外、江水所出、東南至江都入海、過郡九、行七千二百六十里、(今本郡九作郡七、行七千作行千、今依說文段注所引正)近世地理書云、黃河源出青海巴顏喀喇山陰、其陽則江水出焉、曲折流、經雲南麗江縣、曰麗江、亦曰金沙江、水經注、河水東逕高關南陰山下、有長城、連山刺天、其山中斷、兩岸雙闕、故有高關之名、案、黃河舊奪汴河入淮注海、江出廣陵之前、河出廣陵之後、故曰夾也、而邗溝

貫之、江河于是乎合焉。

哀九年左傳、吳城邗溝通江淮、注、吳於邗江築城穿溝、東北通射陽湖、西北至宋口入淮、今廣陵韓江是、案、今自江都西北抵淮安三百七十里之運河、即古邗溝、

于辰爲維首、于水爲歸墟、

左傳、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、正義、維、綱也、列子、勃海之東、有大壑焉、其下無底、名曰歸墟、

故廣陵者、天地之

所以成始而成終也。

易曰、艮、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、

竊嘗求之人事、稽其善敗之迹、比於朦誦、其

庶幾乎。

楚語、左史倚相能道訓典、以叙百物、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、周語、師箴、醜賦、朦誦、易繫辭、顏氏之子、其殆庶幾乎、

夫秦滅六國、楚最無辜、

說文、

竊也、秦以皇似皇字、改爲罪、

當陳王首事而死、楚地之衆、未有所屬。

史記項羽本紀、范增說項梁曰、夫秦滅六國、楚最無罪、自懷王入秦不反、楚人憐

之至今、今陳勝首事、不立楚後而自立、其勢不長、

其有矯命項氏、引兵渡江、以爭天下、遂戰鉅鹿、西屠咸陽、

則召平首建大謀、以報秦仇也。

項羽本紀、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、未能下、聞陳王敗走、秦兵又且至、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、曰江東已定、急引兵西擊秦、項

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、又曰、羽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救鉅鹿、戰少利、項羽乃悉引兵渡河、九戰截其甬道、大破之、又曰、項羽引兵西屠咸陽、殺秦降王子嬰、案、左思魏都賦曰、其軍容弗犯、信其果毅、糾華緩戎、以戴公室、元勳

配管敬之續、歌鍾析邦君之聲、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、以下連用于木之德、自解紛也、信陵之名、若蘭芬也、張儀張祿、亦足云也、容甫此文、即規其體、

漢室傾危、董卓干紀、百城

拊心、莫敢先發。其有區區郡吏、無爵于朝、而義感邦君、結盟討罪、升壇慷慨、必死爲期、則臧洪說張超起兵、糾合牧守、以誅賊臣也。

後漢書、臧洪、字子源、廣陵射陽人也、太守張超請爲

功曹、時董卓弑帝、圖危社稷、洪說超曰、明府歷世受恩、兄弟並據大郡、今王室將危、賊臣虎視、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、今郡境尚全、吏人殷富、若動桴鼓、可得二萬人、以此誅除國賊、爲天下倡義、不亦可乎、超然其言、與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、邈即引洪與語、大異之、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、豫州刺史孔伋、遂皆相善、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、設壇場、將盟、既而更相辭讓、莫敢先登、咸共推洪、洪乃攝衣升壇、操血而盟曰、漢室不幸、皇綱失統、賊臣董卓、乘釁縱害、禍加至尊、毒流百姓、大懼淪喪社稷、竊窺四海、兗州刺史岱、豫州刺史伋、陳留太守邈、東郡太守瑁、廣陵太守超等、糾合義兵、並赴國難、凡我同盟、齊心以致臣節、隕首喪元、必無二志、有渝此盟、傳墜其命、無克遺育、皇天后土、祖宗明靈、實皆鑒之、洪辭氣慷慨、祖約蘇峻、稱兵犯闕、幼主幽厄、京師塗炭。

通鑑晉紀、豫州刺史祖約、以不豫、願命懷怨

望、歷陽內史蘇峻、驕溢有輕朝廷之志、庾亮以峻終爲禍亂、下詔徵之、峻不應命、遣參軍推崇約、請共討庾亮、約大喜、以兵會峻、卜璽及峻戰于西陵、大敗、峻攻青溪柵、因風縱火、臺省寺署、一時蕩盡、西方兵起、峻逼帝遷石頭、帝哀泣升車、侍中鍾雅、步侍左右、雖居幽厄、猶啓授論語、其有固守孤學、大誓三軍、力遏賊衝、以保東土、西師乘之、

遂殄狂寇、則郝鑒董率義旅、犄角上游、以匡晉室也。

通鑑、郝鑒在廣陵得詔、流涕誓衆、入赴國難、還據京口、立大業曲阿陵亭三

壘、以分峻之兵勢、使郭默守大業、峻軍急攻大業、郭默潛出、留兵守之、鑒參軍曹納請還廣陵以俟後舉、鑒大會僚佐責納曰、吾受先帝顧託之重、正復捐軀九泉、不足報塞、今強寇在近、衆心危逼、君腹心之佐、而生長異端、當何以率先義衆、鎮壹三軍邪、將斬之、久乃得釋、論平峻功、以鑒桓玄負雄豪之名、藉累世之資、挾荊州之

爲侍中南昌縣公、西師謂陶侃軍、通鑑則稱西軍也、

衆、乘晉道中衰、本末俱弱、

李審言先生曰、漢書諸侯王表序、王莽知漢中外殫微、本末俱弱、

易姓受命、人無異心。

通鑑晉紀、桓玄負其才地、以雄豪自處、又曰、張纘順謂元顯曰、桓玄承藉世資、素有豪氣、既并殷楊、專有荆楚、必縱其姦兇、不如召入殺之、元顯不從、下詔罪狀玄、玄舉兵東下、元顯軍潰、玄入京師、卞範之勸玄早受禪、爲禪詔逼帝書之、帝遣王謐奉璽綬禪位于玄、案、劉裕對桓謙曰、晉室微弱、民望久移、乘運禪代、有何不可、此詭詞耳、玄竄不旋踵、義師遽起、謂之人無異心、非也、

其有手梟逆徒、協謀京

口、既克建康、偏師獨進、凶族盡夷、乘輿反正、祀晉配天、不失舊物、左傳、祀夏配天、不失舊物、

則劉毅舉州兵以平桓氏、光復大業也。

通鑑、劉裕與何無忌密謀興復、劉毅家於京口、亦與無忌謀討玄、於是裕毅無忌及裕弟道規等、相與合謀起兵、道規爲桓弘

中兵參軍、裕使毅就道規於江北、共殺弘、據廣陵、收衆濟江、桓玄敗、裕入建康、誅玄宗族、玄至尋陽、逼帝西上、毅帥諸軍追之、盡銳爭先、玄衆大潰、毛脩之誘玄入蜀斬之、乘輿反正於江陵、毅傳送玄首、梟于大桁、侯景

反噬、二宮在難、諸鎮不務徇君父之急、而日尋干戈、左傳、日尋干戈、以相征討、甚者望風請

命、委身賊手。

梁書、侯景、字萬景、朔方人、或云雁門人、通鑑、東魏侯景請舉十三州內附、封河南王、蕭介諫曰、侯景荷高歡卵翼之遇、歡墳土未乾、卽還反噬、逆力不逮、故復投身於我、侯景必非歲

暮之臣、上不用、又云、七月景反、自橫江濟采石、列兵繞臺城、百道俱攻、湘東王繹託言侯四方援兵、淹留不進、援兵雖多、不相統壹、柳仲禮惟聚鼓作樂、諸將日請戰、仲禮不許、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、城危如此、而都督不救、萬一不虞、殿下何顏自立於世、柳津登城謂仲禮曰、汝君父在難、不能竭力、百世之後、謂汝爲何、上問策於津、對曰、陛下有邵陵、臣有仲禮、不忠不孝、賊何由平、城陷、諸軍隨方各散、仲禮及弟敬禮、羊鴉仁、王僧辯、趙伯超、并開營降、案、時湘東王繹、河東王譽、岳陽王察、皆自相魚肉、代景行師、故曰諸鎮日尋干戈、

其有居圍城之中、無謀人軍師之責、禮記、謀人之軍、師、敗則死之、而唱義勤王、有死無二、則祖皓來巖襲斬董紹先、馳檄討景、爲梁忠臣也。通鑑梁紀、廣陵人來襲、說